

朋明
郭佛論集

郭明◎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朋明
學文集
郭佛論叢

郭朋◎著



社会 科学 文献 出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朋佛学论文选集 / 郭朋著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1. 8

ISBN 978 - 7 - 5097 - 2436 - 1

I . ①郭 … II . ①郭 … III . ①佛教 - 文集
IV . ①B94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9449 号

郭朋佛学论文选集

著 者 / 郭 朋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 任 部 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责 任 编辑 / 赵子光

电 子 信 箱 / caijingbu@ ssap. cn

责 任 校 对 / 吴 名

项 目 统 筹 / 周 丽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4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 395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436 - 1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郭朋简介

郭朋同志 1920 年 1 月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因家乡习俗，出生不久就成为一位佛教僧人的寄名弟子。1935 年，他在北平广济寺弘慈佛学院出家，走上了学习和研究佛学的道路。1941 年 7 月，就读于太虚法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在汉藏教理院，他师从佛学大师太虚和印顺，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佛学知识，并系统地接受了东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1944 年 7 月从汉藏教理院毕业之后，还曾到理化研习康藏民俗与文化达一年时间。近 15 年的学僧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专门学识。

1946 年 4 月，他回到北平，受聘在中国佛学院、尼众佛学院、居士林讲经、授课，并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48 年 9 月，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作。1949 年 1 月北京解放，他于 5 月调到北京市民政局，1952 年冬，郭朋同志奉调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并受命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他与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圆瑛、喜饶嘉措、赵朴初、巨赞、周叔迦等二十人作为发起人，共举中国佛教协会创立之盛事。1953 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郭朋同志担任副秘书长。1955 年，郭朋同志调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不久民委宗教处独立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直到 1964 年 8 月。在此期间，他为开创政府的宗教

事务工作、沟通与宗教团体的联系、开展宗教方面的民间外交活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64 年 8 月，在毛泽东主席亲自关怀下，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郭朋同志被指派参加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成为第一批研究人员和所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从调入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他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机构中的专职佛学研究工作者；1982 年评为研究员。自 1980 年至上世纪 90 年代，他在没有任何助手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并出版了《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中国佛教简史》、《坛经对勘》、《坛经校释》、《坛经导读》、《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稿》、《印顺佛教思想研究》、《太虚思想研究》及三卷本《中国佛教思想史》等十余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总字数近 450 万字。他的 140 余万字的《中国佛教思想史》曾获得“中国图书奖”。如此大量的研究成果，是他连续多年呕心沥血、辛勤劳动的结晶，他因此得到了“拼命三郎”的称呼。

序

◎ 辛冠洁

老友郭朋同志的夫人，李菊同志携带厚厚一叠稿件来看我，说她要了结一桩心愿——把郭兄发表在报刊文集中的单篇佛学论文，编一个集子出来，问我能否助她一臂之力，把这件事情办好。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愿意效劳，愿意做她的助手，把集子出好，并且还毛遂自荐为文集写篇序、设计一个封面并题写书名。

李菊同志把带来的稿件留给了我。我用几天的时间把稿子从头到尾认真读了几遍。掩卷沉思，使我重新领略了郭兄在佛教与佛教思想的研究方面作出的令人羨叹的成就或说贡献。贡献有六：

其一，很久以来，我国多少位先哲硕学有志于把两千年的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一代代，一段段，理出个明明白白的头绪，画出个完完整整的轮廓出来。很遗憾，在郭兄之前，没有哪位实现过这一目标。远的不说，单说晚近代，所有对佛教、佛教思想文化有很深造诣的饱学之士，如梁启超、胡适、杨仁山、太虚、弘一、印光、欧阳渐、熊十力、汤用彤、吕澂、印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一到郭兄这里，情况居然大变。他当仁不让于师，顽强实现了这一目标。郭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先后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

《近代佛教史稿》和两部简史，并写出了佛教思想通史——《中国佛教思想史》这部三巨卷一百三十八万字的皇皇巨著。终于把自东汉传入我国的两千年中国佛教发展踪迹作了一个大致的，但是清晰的梳理，完成了前人没有完成的学术研究任务。功成于空前，殊可赞叹。

其二，两千年的中国佛教与佛教思想文化史，记载着无数的对佛教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译师、名僧、学者，资料极其丰富，但记述大都零碎分散，隐没于浩瀚书海之中，要想透彻全面地了解其中的一位，往往要在资料的海洋里费力爬梳，还往往事倍功半。有鉴于此，郭兄曾作过有关佛教重要人物的专题研究，多方搜集资料，系统整理，写出了一些有血有肉的佛教人物传记。他为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写了一些佛教人物词条，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写过佛教人物评传，如本集所收的长篇鸠摩罗什评传、玄奘评传，为台湾几家出版社写过太虚思想研究、印顺思想研究等，均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分析透彻。郭兄对慧能及《坛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对慧能的阐述、对坛经版本的勘订，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中国佛教史上一些长期来模糊不清的问题。这也应该说是郭兄的一个十分重大的成就，或说是重要的贡献。郭兄还发掘了一些造诣深厚、思想高明，但却被历史湮没，以致千百年来，不为人知的佛学人物。郭兄用大量的资料，明确的观点、雄辩的逻辑，为这些人鸣不平，搞翻案，写了大量的文字，给读者提供了获得有益资料的空间。晋宋间由印度来华的译师觉贤，遭到鸠摩罗什的排挤，以致其许多译经成果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初唐时，由印度来华的译师那提遭到玄奘的严重打击，不得不丢下从印度带来的一千五百多部梵本经论，去了柬埔寨，从而使中国失掉了一位无可替代的英才，令人倍感惋惜。郭兄写觉贤、那提他们所遭遇的不幸，用大量的事实，作了充分

的辨证，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郭兄写这类事情所搜集的资料，所贡献的高见，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他的这类实践，在别的先贤、佛学家那里也是不多见的。凡此，无一不令人感叹不已。

其三，两千年的复杂变化，使中国佛教滋生了许许多多的宗派，许许多多的思想形态，但“出世”与“彼岸”规则是一成不变的，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佛教与佛学思想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应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对待佛教也成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郭兄四百多万字的佛学著作和大量论文来看，他一直采取的是坚定的唯物史观，他多次善意地指出佛教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出世”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彼岸”，是他们不可逾越的底线。从郭兄最初出版的《隋唐佛教》到他的压轴著作《中国佛教思想史》，他不断提醒人们：佛教毕竟是宗教，不论什么时候、什么问题，讨论到最后，总要归结到“彼岸”，归结到“出世神学”。郭兄很欣赏佛教有其完整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乃至逻辑体系，但遗憾的是当它对问题进行论证时，最终还是要把人们引向彼岸世界。郭兄在论述佛教的时代背景、特征时，从不忘记将其放诸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去审视，所谓“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郭兄的这种态度，对于佛教与佛教思想研究事业来说，实在是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一大贡献。

其四，郭兄在其《印顺思想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曾自谦地说他不过是研究队伍中的一名新兵，写不出高水平的东西。接着，他说：“但是有几点，我觉得还是可以差堪自慰的，这就是：第一，资料必须是第一手的，决不抄袭别人的东西，如有引用，定要注明出处；第二，观点必须是自己的，决不人云亦云，盲从他人；第三，凡有写作，必须自己动手，决不假手于人”。信哉斯言。纵观其四百万字的著作，可证此言无欺。对于掌握资料来说，郭兄是一只勇猛的雄鹰，没有他捉不住的兔子。至于观点，凡是

他认准的道理，即使如他自己所说有时有些偏颇，他也要坚持到底。他善于利用“充足理由律”，总是能用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比如，他在其《宋代禅宗与程朱理学》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说程朱理学几乎是发端于禅宗，说禅宗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下，导致了程朱理学的产生。（见郭著《宋代禅宗与程朱理学》前言）如果说禅宗与程朱理学相互交流甚至相互融合，那是有很大认同性的，但郭兄的上述说法却实在太非凡响了。然而郭兄却坚持不变。郭兄是宁肯让人说偏颇也不肯人云亦云的。郭兄有良好的表述能力，且自爱有加，当然不会利用别人作枪手，替自己写作。郭兄这种治学态度，在当前拜金主义盛行、浮躁之风劲吹的情况下，尤觉可贵，实在不能不令人击节称善。

其五，易曰“与时偕行”，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大力提倡“与时俱进”，郭兄治学也正是一向如此的。从他所著《太虚思想研究》、《印顺思想研究》看来，他很欣赏佛教从山林回到家庭，建立人间佛教的主张。印顺法师在其所著《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说：“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去理解佛法的本源与流变，渐成为我探求佛法的方针”。郭兄非常看重印顺的这一观点，郭兄以为“一切都从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去研讨，从中探索，这正是印公高于他人之处。”（见郭著《印顺思想研究》第二章）郭兄在其《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位划时代伟人——遥祝印公九秩寿庆》一文中，引印顺法师的话说：“我们必须认定‘佛在人间’从而建立‘人间佛教’”。郭兄从而用欣赏的口吻说：“在印公看来，只有重建‘人间佛教’，才能使佛教重新获得生机、获得活力，为此印公大声疾呼：我们是人，需要的是人的佛教’”。郭兄心仪印顺法师的这一观点，正是他“与时俱进”的结果，是令人感叹的。

其六，“文化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郭兄蓄势已久的学术冲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倾泻开来，文章

一篇篇刊出，专著一部部涌现，来势之猛令人惊讶。有的朋友打趣地也是赞美地称他为“拼命三郎”。他的确是在为佛教与佛教思想研究拼命，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十几年的工夫，他竟然发表了四百多万字的著述，而这不是小说，而是古籍对勘、校释、人物研究、学术论辩，每篇文章、每部著作都要仔细推敲、字斟句酌下苦工夫。这实在不能不令人赞叹！

这本选集，虽有数十万字，但仍不足以表明郭兄在佛教与佛学思想研究方面的全貌，但它却清楚表明了他的佛教与佛教思想观，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郭兄是一位坚持用唯物史观对待佛教的学者，他承认佛教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他欣赏佛教之能够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灵活性和思辨能力，但他始终坚持认为佛教毕竟是宗教，它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彼岸世界。

二〇一〇年八月

• 代序 •

怀念永远的恩师

◎廖自力

打开《郭朋佛学论文选集》书稿，仿佛又回到当年，坐在先生的身边，聆听先生的教诲……音容宛在而哲人已逝，缅怀恩师，感慨万千。

我和先生认识出于偶然。

那是1971年，正处“文化大革命”之时，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我所在企业的领导为响应“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域舞台”的号召，决定选调几名工人，组成“工人写作组”，要以“儒法斗争”为主线，编写一本中国哲学史。我恰是其中一员。

写作组一成立，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中国哲学史，何其广博！因基础太差，要通研一遍，处处皆是拦路虎。同时还难免涉及历史学、古汉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以及宗教、宗教史、古代文化等许许多多的内容。从立项开始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条无比漫长之路。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四处邀请专家学者。通过某种关系，也联系到了郭朋先生，请他讲讲“古代佛学方面的儒法斗争”。得到

的回答是两句话：“我不懂”、“我不会去讲”。这两句话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不懂就不懂吧，不懂也就无法去讲嘛。可是在当年那种极端扭曲的政治背景下，这两句话足以定性为“对抗中央”、“抵制文革”的“反革命”了！相似的“抵触”（对我们而言还没有资格抵制），其实我们心中也是有的，但即使抵触，也没勇气讲出来。“震惊”之余，这个勇敢而倔强的“老头”，引起了我们极高的敬重和好奇。我们和先生较上了劲，不懂“佛学中的儒法斗争”没关系，讲什么都行，非讲不可！遂一位领导指着我：“走，我带你去请！”

先生终于被请出来了。他并无架子，和蔼可亲。先生热情地为我们上了一堂启蒙课，讲了中国佛教史的基本梗概。没有讲稿，侃侃而谈，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听得我们如醉如痴。最后先生不忘发表几句“反动言论”：我开始不肯讲，是因为我反对以儒法画线来概括整个中国哲学史，“佛学中的儒法斗争”更是无稽之谈；我今天肯来是为了支持工人学哲学，和你们切磋。先生解释毛泽东主席的“实事求是”，他说：在学术研究中，“实事”就是客观真实的史料（史料也有真有假，也要去伪存真），“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去分析论证，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即观点。坚决不能凭想当然或人云亦云。

我为先生鼓红了手掌，而先生的崇高形象也在我心中生了根。从此，我和先生结下了终生的师生缘。

纵观先生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政治上他不畏“强权”，学术上他不惧“权威”。他经常教导我要忠于史实；要用“第一手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客观的对比分析；对他人论著中的史料要亲自去重读原著，要尽可能将相关史料扩展去读，以比较、验证。他非常欣赏并承袭了印顺法师做卡片的方法，他自

已手抄的卡片成千上万，并加以标注，可按观点检索，可按人物检索，可按著作检索，可按时间检索。他说读书既要“横读”（如一个标题下的不同观点），又要“竖读”（如对一个人物、一个命题按历史顺序把握）。此法虽笨虽累，却最为可靠。（当然现在有了电脑，这个工作可以轻松许多）

由于先生的观点基于“实事”，由于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求”，所以他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无所畏惧，这不仅体现了一名学者的优秀素质，更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坚贞党性原则和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

先生是谦虚的。他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更乐于听取各方的批评意见并认真思考。他的书稿总是反复推敲并多方征求意见。对我这样的“菜鸟”，也是不耻下问，甚至你不提点批评意见，他都不肯轻易放过。他总说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只是一个“新兵”。偶然我绞尽脑汁提出一点批评意见，先生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像个小孩一样快乐。如我的意见与他不和，他并不与我争论，而是小心翼翼地解释一番，并征询地说：“你看这里可不可以不改？”令我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真不知谁是先生、谁是学生？说到师生，先生从认识我的那天起，从来就没承认过我是他的学生。他在各种场合对所有人都这样介绍我：“这是我的朋友”。甚至他见到印顺法师时说：“这是我做主替你收的学生”。后来我曾担任社科院人事局副局长，他又介绍说：“这是我的领导。”

先生是勤奋的。我不知先生一生读了多少书，不知他一部《坛经》校勘了多少版本，每个版本校订了多少遍，也不知他究竟摘抄了多少卡片。仅从他等身的著作来看，即可知他一生为佛学研究倾注了多少心血！在学术界，先生有一个“拼命三郎”的雅号，也间接地对先生的勤奋做出了注解。先生把佛教史逐朝代、逐阶段甚至相当一些人物逐人、前后二千年做了贯通的梳理、研究和论述。就

其历史跨度和涵盖完整而言，当不愧为佛学研究方面的第一人！其中观点或许见仁见智，有所不同，但先生为此而付出的艰辛却无不深为感佩！

先生是朴实而感情真挚的。先生敢恨敢爱，先生疾恶如仇，先生实话实说，先生倔强刚强。但先生绝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有情有义，他朴实真挚，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先生对我及我一家的关怀更是让我感动至深。不论学术上、工作上的指导、启发，还是生活上的种种细节，先生始终关注着我、帮助着我。令我心中感到如沐春风般的温暖，有时我觉得他更像一位慈父。

1979年，我幸运地考上了硕士研究生，知我将学习两门外语，他立即把社科院为他配置的录音机“不容争议”地“借”给我（当时录音机乃稀罕物件，正规渠道很难买到，而且以我每月40元的工资也不敢奢望）。

有一段时间，我妻子生病，需购买一种高价药品，我们无力承担。先生不知如何得知，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先生和师母。递给我一个信封，嘱快去买药。屋都没进，遂转身而去。

我的女儿从出生就得到先生的关爱，那是隔辈的爱，或称溺爱更确切。直到女儿二十好几，每见爷爷，还都要“腻”上好一阵。

凡此种种，数不胜数。

先生爱饮烈性酒，在师母及郭家师妹们看来，实在是一大缺点，还总不听劝。我则成了先生贪杯的借口。凡我到先生家探望，先生便会对着师母说：今天有自力在，总要让我们多饮一杯吧。（趁人不备，多饮二杯三杯也是常有的）据“揭发”，即使我不去，他也说：这是自力送的，总不能老放在那儿不动吧。有一次我陪

先生出差，师母嘱我代为“管制”。上火车前，先生“自觉主动”交出了两瓶酒，我怕有“埋伏”，便进行“搜查”，结果大包、小包、衣兜之中，大瓶、小瓶的“私藏”，竟查出了七八件之多。“没收”之后，先生一脸苦相，真是无比“可怜”。一路之上，时有“纠缠”索酒，且时有“私购偷饮”之“错误”发生。令我严管而不敢，放任又不行。左右为难，不知所措。

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勤奋耕耘的一生，是光明坦荡的一生。他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他关心同志提携后进。他憎恶虚伪，憎恶奢华。他博学而谦逊，他质朴而高洁。他留给了世人丰硕的论著，留给了我们高尚的人品和风范，更留给了我无尽的思念。

值先生论文选集出版，师母嘱我也写一篇序。写序不敢，只能以此短文，寄托我对恩师的感激与怀念。虽亦洋洋洒洒，实不足以表达万一。唯愿以恩师为榜样，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二〇一〇年九月

目 录

佛教思想泛论	1
中国汉传佛教简论	18
从汉僧生活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问题略述之一	26
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	33
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	46
宋译《楞伽》思想略述	62
三阶教略论	80
南朝“佛性”论思想略述	116
神会的行履	134
神会思想简论	151
《坛经》校释序言	171
慧能与禅宗	
——禅宗思想研究之一	186
禅宗五家	
——禅宗思想研究之二	212
从宋僧契嵩看佛教儒化	232
宋代禅宗与程朱理学	239

鸠摩罗什	281
玄奘	304
明太祖与佛教	345
觉贤与那提	
——纪念中国佛教史上遭受排挤的两位外国译师	358
略论株宏	367
略论德清	380
《印顺佛学思想研究》序	424
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位划时代伟人	
——遥祝印公九秩寿庆	427
“印顺思想”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佛学思想	439
后记	455